

中

國

傳

奇

唐伯虎傳奇(四)



編著者：本社編輯部
主編：姜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人：鄭惠文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

經銷處：明道書局

地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話：八三六八二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撥：13295140 明道書局

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

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傳奇

目錄

第五十五回	堆朵化烟雲才子妙筆	寂寞難消愁名士淪畫	一
第五十六回	天才敏捷改詩脫罪	薄書往愬激怒皇封	一五
第五十七回	兔死狐悲衆婢女求救	明窗淨几小書僮僑像	二七
第五十八回	才子題妙詞慧婢受驚	蘇令裝狗叫笑痛肚皮	四二
第五十九回	人心難測度柴米夫妻	對聯起禍根毒蛇鬪法	五八
第六十回	六言判引得哄堂大笑	四句詩曉退全體生員	七一
第六十一回	片言服群儒變讀句法	弄堂逢弄夫妻身飛逃	八四
第六十二回	幸遇救星毒蛇脫危險	猜中燈謎僮僕出鋒頭	九八
第六十三回	告借衣服艷婢錯誤會	攜手看燈解元遭圍困	一一二
第六十四回	文賓喬粧觀燈遊戲	天豹切美妄想成親	一二八

第六十五回	王小姐機才留客 周公子巧入闖房	一四五
第六十六回	登床各枕驚壞千金 上門作媒戲弄老虎	一六〇
第六十七回	爭石榴厨子求情敵 斥小鴛華老說笑話	一七五
第六十八回	紫薇堂內列隊謝恩 鴛鴦廳上豔婢應選	一九〇
第六十九回	有情人終成眷屬 癡心女幾病膏肓	二〇五
第七十回	功德團圓唐寅返里 酒筵排設陸氏接風	二一七
第七十一回	說軟語誓改前愆 定妙計毒痛大老	二三一
第七十二回	五才子巧辯戰服華太師 二頭頭連捷功歸唐解元	二五〇

第五十五回

堆垛化烟雲才子妙筆 寂寞難消愁名士塗畫

周文賓聽了何太守一番話，也替好友擔心，回來告知枝山，言語間怪他不該作弄太守，枝山大笑道：

「照這樣辦法，好極好極，非但有三百兩到手，而且還可叨擾他一頓酒筵。」

立時同文賓，到何太守衙門，太守迎至內堂，相見之下不免各有一番寒暄。左右送上香茗飲畢，太守就請枝山到花廳上揮毫。早有僕人們，在那裏鋪開畫幅，磨得墨濃。三百紋銀，並沒有包，也放在旁邊。枝山見了雪白的銀兩，心花便開，提筆在手，濡一濡墨，並不思索，便接寫下去。何太守與周文賓，都立在旁邊觀看。只見他寫的是：

任憑你南北東西，千絲萬縷，總繫不得郎舟住。這邊啼鷓鴣，那邊喚杜宇，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一聲聲不如歸去。

長州枝指生祝允明題

唐伯虎傳奇

何太守看枝山寫畢，不由拍案叫好，如此一加，上面的四句歌謠，便不覺呆板了。連聲稱讚道：

「才子之筆，畢竟不同凡俗。」

又見那寫的草書，龍蛟飛舞，非常嬌媚，三百兩銀子，並不算貴。還辦着筵席，款待枝山，開懷暢飲。但祝枝山在杭州太守衙中題畫，唐伯虎也在太師府上題畫，不過一般的題畫，所得的報酬，卻大不相同。祝枝山寫了寥寥數十字，除了三百兩銀子外，還有一席豐盛酒筵，吃得何等暢快。唐伯虎非但沒有潤資，險乎吃了頓家法板。寫述的不能同時交代，可是事卻同時平行的。現在仍當按下杭州事，補敘太師府中的事吧。

且說華鴻山，往蘇州杜府上吃喜酒，因為文解元，也有請帖，所以吉期那天，華鴻山也到文府上去吃喜酒。後來本想即返東亭的，無奈杜翰林堅留他，遨遊東西兩洞庭湖，流連詩酒，老興倒還不淺。杜雪芳卻先行回府。太師到了十月下旬，方始回返華亭相府。府上兩位歡公子，因老生活出外了半月光景，他們好比脫韁野馬，在書房裏又沒有教師管束，何等自由。只希望老生活在蘇州多住幾天。謝天謝地，又謝神明。唐伯虎升為陪讀，但他身價雖高了不少，高據師位，伴着公子讀書，批改公子的詩文，但究竟是書僮出身，和一般男僕們稱兄道弟，和丫環們，稱姊道妹，所以算他上等人，卻算不得，當他下等人，又算不來，那就

成爲不上不下的人物了。因此華平，就稱他爲卡兄弟；華吉、華慶，叫他爲卡哥哥。惟有太夫人身旁的三香，自從知曉華安升爲伴讀後，一片私心，大家各存逐鹿中原的心腸。三香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們皆遠不及秋香，好在現在秋香，乃爲例外的人，除去這位無敵大將，三人卻各生奪壻之心。春香以爲我是香中領袖，他日必能奪獲佳壻的，夏香多香，也有自己勝過春香心理。恰巧老太師遠赴姑蘇，行動較爲自由，因此大家，不時到金粟書房中去，時送秋波，探望意中人。那知唐寅心中，祇有一個秋香，是一位好色而不好淫的風流才子。三香都抱着一廂情願心理，見了華安，百般獻媚，唐寅何嘗不明白她們心意，但只好假裝癡呆，和她們敷衍一會罷了。

有一天，唐寅在書房中，因爲目的未達，時光易過，到了相府中，已經兩月有餘，一霎眼便要過年，家中消息不通，八位嬌妻，一定十分牽掛夫君。我若目的未達，即回返姑蘇，這兩月多的時間，吃了許多苦楚，豈非白費心機，向誰翻本呢？那當然不能中道變志，虛拋心機的。只奈秋香，已留三笑之情，何以見了小生，卻又若接若離，不肯允託終身，這是什麼道理呢？心中一愁悶，連得書也無心誦讀了，桌上鋪起一張素紙，預備寫幾幅窗心，以消寂寞。

那時大蹇和二刁，也因讀了好多時書，覺到疲倦之態，他們二人，便你一句我一句，說

起笑話來了。大踱訥訥的，說話何等吃力，且比二刁更踱，所以說笑話時，老是二刁佔勝。大踱吃了虧，他就想出報復之法，把一團紙兒，在硯池中染黑了，向二刁說聲「照法寶」，把手一揚，那團紙兒，對二刁面門上飛來。二刁聽見「法寶」二字，早知老冲必有東西拋來，急忙把頭一側，那個黑紙團，因浸透了黑墨水，有了重量，大踱更是用力太猛，因此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黑紙團從二刁頭上飛過，恰巧落在唐寅所舖的白紙上。一張潔白無瑕的紙，淋淋漓漓，染了許多墨點。唐寅急忙取去，只是黑墨落在白紙上，如何有法抹去。況且這一張是雙料貢紙更加容易吃水，與目下的洋紙，大不相同的。二刁見老冲闖了禍，好不快活便道：

「老冲啊，一張雙料貢紙，被你糟蹋壞了，豈不可惜？」

大踱走到唐寅旁邊一看，卽道：

「還還還好，不不妨，誤誤筆可以成蠅，這這誤墨，也可以成老鷹。」

唐寅聽了，點着頭道：

「果然可以改一隻飛禽。」

當下對那墨跡，凝神細看了一會，提起筆來，把大墨團，繪成一隻飛鷹，似在空中飛翔。大踱看了，拍手大笑道：

「大大叔，這這隻飛鳥，繪得很好，可可沒有這墨團，還還沒有這般的有勁。」

二刁也忙過來觀看，喜得他把身體亂縱道：

「半仙真有本領，旁邊的小墨點，再可以繪一隻小鳥，給牠們成雙作對，豈不更好？」

大跛道：

「大大叔，再來一個，越發有有趣了。」

唐寅一時高興起來，把小墨點改繪成一鵠，好像跟着那雕在背後飛，當時絲毫沒有取笑用意。等到繪成以後，忽然想及，一對獸公子，倒是一雕一鵠。大公子出言呐呐不吐，正類一鵠；二公子說話，欠舌刁嘴，恰像是隻雕。大跛二刁，見華安繪得十分巧妙，便逼着要他畫幾個人。唐寅一想，我便繪他兄弟兩人吧，這一對寶貨的形象，繪在紙上，也多麼好玩。

不過單繪二人，似有未妥，一轉念不如繪一幅快活神仙圖，把二公子當做和合二仙罷。當時提筆繪就，將二個獸公子面貌，描得十分畢真。他是聰明絕頂的天才，只要眼中看見過，在筆尖上即能描得像。何況二跛頭，天天在書房中，看得熟透，因此提筆描寫，益發容易，也便越加得神。大跛問道：

「大大叔繪的什麼人，怎麼好像認識的啊？」

唐寅即道：

唐伯虎傳奇

「這是繪的和合二仙，這一名寒山，那一個名拾得。」

大賧又拍手笑道：

「那那拾得的面孔，真真像阿阿二。」

二刁也大笑道：

「那寒山的面孔，真像老冲。」

一對獸公子，頓時起勁起來，稱贊華安好妙筆。大賧又道：

「繪繪了畫，還還該題寫詩句，方方始成爲格局。」

二刁也道：

「半仙題了詩，就是一幅好畫圖。」

唐寅暗想：橫着沒有公幹，不妨借此開開玩笑，藉解寂寞，未嘗不可。又立時在圖上橫寫四字，乃是：

雕

鵲

圖

容

下面更題好一首詩，也是橫寫的，他詩句是：

寒山與拾得

胸無半點墨

一鶴復一雕

此意誰能識

問君何所長

不知與不識

秋去又冬來

香氣動顏色

唐寅寫好詩句，暗暗得意，末後二句，更加認為得意。兩位默公子看了，便向華安索取，你也要，我也要，一張如何分派得開。唐寅因為詩句上，含有譏諷二位公子的意思，怎肯被他們取去。默公子可以瞞得過，只奈二位夫人，何得聰明，怎麼瞞得過他們呢。倘若被她們看破了，豈不是無端要惹出一件禍事不成。只說「二位公子，既然歡喜畫圖，另繪二紙佳好的，送與二位。」大賤、二刁，聽了大喜道：

「那麼請你立時再繪，不許挨遲時候的。」

唐伯虎傳奇

唐寅笑着答應，誰知唐寅正想提筆，忽覺內急起來，肚中的黃老老，偏是作怪得十分猖獗，於是唐寅急往房內大解，向默公子說：

「大解畢後，即來繪畫。」

天下事，原本很多奇巧，唐寅進房大解，正巧春香早不進書房，遲不進書房，在唐寅大解時候，送點心進來了。正見兩位公子，伏在桌上觀看什麼，春香便問：

「兩位公子，看的什麼？」

大踱道：

「是是大大叔繪的仙人，一個像我，一個像像阿阿二。」

春香一看，果見繪得很好，連連稱讚道：

「華安兄弟本領真大，繪的人物，真是活龍活現，無怪相爺要稱讚他，太夫人更讚有狀元之才。現在太夫人和二位姑娘，正在紫薇堂上閒談，他們是都歡喜看畫圖的，請公子們給我獻與夫人過目，看畢，再來奉還公子如何？這裏三盆點心，二盆是公子吃的，這一盆是華安兄弟的。怎麼他不在書房呢？」

唐寅的臥房，便在書房背後，春香所說的話，卻都聽見了，聽說把這畫圖，獻給太夫人觀看，心中如何不急。若在別時，早已飛步出來，把春香攔阻住了，斷不放他取出去給太夫

人觀看。無奈他恰在尷尬時候，黃老已正在肛門口，不曾跳入波心，一時怎能起立。心中一發急，只得高聲喊道：

「春香姊姊趕快不要把這圖畫，獻給太夫人觀看，太夫人看不得的。」

春香早已拿了那畫，向內急奔，也高聲答道：

「華安兄弟，快不要客氣，包在我身上，太夫人看見了一定非常歡喜的。」

說着，即便向內走了。但春香爲什麼要取這圖畫去呢？因爲她的心中，已將唐寅視爲將來的未婚夫，未婚夫的才學愈好，她便愈是有面子。唐寅高喊太夫人看不得的，春香還誤認他是個謙虛君子，不願賣弄才能的人，越是你不願賣弄，春香越要和你揚名。倘若太夫人，把華安稱讚一句，春香以爲我的臉上，也增光彩的。她拿了這張圖畫，跑到紫薇堂上，好像獻寶似的一般，雙手獻了上去，尊聲：

「太夫人，你看這一張華安兄弟繪的圖，多麼逼真，只怕蘇州有名的唐伯虎，也畫不出來呢。」

二娘娘聽了，不免暗暗好笑起來，這春香還在睡夢之中，但知華安，卻不知唐伯虎便是華安，華安又便是唐伯虎。太夫人接來一看，口稱阿彌陀佛，原來畫的是和合二仙。又復一看，不由笑着道：

「什麼面貌，竟像我兒大郎二郎。」

回顧二位媳婦道：

「兩位賢媳，也去賞鑒賞鑒。」

二姑娘先湊上來觀看，見和合二仙的面孔，真與狀公子一般無異，但她乃是一細心人，看了圖，還去看那字句，一見「雕鵲圖容」四個字，頓時咬緊銀牙，連喊「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臉上發出一股怒氣來。太夫人莫名其妙，就問二媳婦，爲何不悅？二姑娘深怪唐寅，心想我和你乃是表兄妹，妹夫刁嘴，你不該借圖畫來取嘲他，所以突然發怒。太夫人一詢問時，即起立稟道：

「婆婆有所不知。想這華安，公公婆婆，待他不薄，卻不該在圖畫上，毀謗小主。一雕一鵲，明明是指嘲夫君與大伯。雕者欠舌刁嘴，鵲着格格不吐也。這般地欺侮小主，便是瞧不起公公婆婆。」

說着，更把小足金蓮，在地上頓了幾下，表示深怒的意思。四香中的秋香，聽了倒很快活。說什麼今天魔子，無端惹出大禍，停一會只怕一頓家法板，定然難逃的了。忙又把一對秋波，向那圖畫上注視過去，早已把那唐寅所題的詩句看個明白。惟有三香，不約而同的都替華安擔憂，尤其是春香心中更爲發急，自恨怎麼昏了頭，把那圖畫搶了進來，以致害了華

安兄弟，這總是我識字的苦。忽然默默地咒罵起自己的爹娘來了，爲什麼自幼不給我讀些書，認識了幾個字，今天決不會把這張不能給太夫人看的圖畫，也會拿進來咧。那時太夫人因爲自己眼目昏花，即叫秋香將詩句念讀一遍。秋香念罷，太夫人果然也即大怒，罵聲：

「可惡的奴才，老相公一心將你提拔，升爲伴讀，你不想感恩圖報，膽敢仗着才略，戲弄小主。若不重責一頓，以後越發膽大，必要戲弄老相公。春香快去喚這奴才進來！」

春香奉命出外，心如刀割，不該害了華安兄弟受打。他原本高喊過不能給太夫人看的，我偏不聽，今天受責而後，華安豈不抱恨於我，說不定將來好事，被這一張圖畫害掉呢。倘若老夫人果真吩咐責打起來，我春香惟有伏地哀求，就算把額角磕破，我也情願的了。好在太夫人是心腸慈悲，歡喜念佛的人，看我這般的哀求，也會饒了這華安的。從前三國時候，黃蓋用了苦肉計，我春香今天，除去苦肉計外，別無他策了。一路思想，早抵書房門外。且說唐寅大解已畢，手也來不及洗，走將出來，見春香早已入內，急得他兩手亂搓，連道：

「春香害了我也！」

歎公子莫名其妙，只叫華安吃點心，但唐寅那裏吃得下，預料太夫人看了這圖，定要勃然大怒，喚我進去面責的。別的事，可以抵賴，這是自己的筆墨，有了證據，雖有百口，也不容你抵賴的了。隔不多時，果見春香又到，唐寅便道：

「春香姊姊，你可害了我了。」

春香忙安慰道：

「華安兄弟，你且休忙。這事果然是我不好，累你吃驚。但太夫人是好人，心地最爲慈悲，你口才很好，只要你會聲辯，太夫人的耳朵最軟，或可被你辯脫罪名，包管可以化險爲夷。即使太夫人要責你時，也有你春香姊，寧願把頭皮磕破，也會向太夫人求情，你且放心就是，莫要急壞了身體，我春香益發不安了。」

二位默公子聽了，莫名其土地堂，忙問春香：

「我們娘親爲何發起怒來？」

春香只顧安慰來不及，那裏有心去回答躑頭，唐寅到了此時，一想無事不可膽大，有事不可膽小，現在事已闖出，急也沒用，不如想個聲辯的方法，方可脫去罪名，便對春香道：

「姊姊且等一等，待我想一個聲辯方法罷。」

當下反背了兩手，就在書房中踱起方步來，走了幾步，又回轉身來，踱來踱去來回了三五次，忽把手指在鼻尖一抹道：

「好了好了，聲辯的方法，已經有了。太夫人要責打時，也打不成的了。」

春香見他這樣舉動，也是莫名其妙，領着唐寅，直進中門。恰巧對面來了石榴姐，只見

她滿面愁容，眼淚汪汪問華安道：

「華安兄弟，你爲什麼觸怒太夫人，究竟繪了些什麼啊？」

唐寅明知石榴爲他受責，所以累得他憂急的，反安慰道：

「姐姐不用擔憂，兄弟見了太夫人，自會分辯的。」

說着，一路跟了春香，向紫薇堂而來。不多時，已到堂外，春香叫華安稍待在此，且說華安兄弟，見了太夫人，不必驚忙，自己揭着門簾進內去了。稟告老皇封，華安兄弟進來請罪了，伏乞太夫人大度寬容，寬他初次犯罪，寬赦一次罷。太夫人正在發怒時候，聽見春香先來討情，喝道：

「與你何干，快喚這狗才進見。」

春香聽了芳心一陣亂跳，出外對華安道：

「太夫人喚你進去。」

此時唐寅，正揭開一些簾角，望將進去，卻見老皇封滿面怒容，大娘娘、二娘娘一同坐在旁邊，可是二娘娘面上，也有些不悅之色。暗想我的表妹，爲何要含怒呢？還好還好，有我表妹在旁，逢到太夫人要受責之時，她總不致袖手旁觀，使表兄吃家法板的吧。如此說來，我儘可大膽，不會受責的了。又見秋香立在太夫人身旁，微微地含笑。唐寅見了，又誤會